

资本逻辑的当代影响及其警示

白雪秋, 宋海云

(北京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北京 100871)

摘 要: 资本作为承载着一定生产关系的生产要素,具有依赖物而产生的创造物质财富和文明的一面,还具有依赖其生产关系而产生的破坏现代文明的一面。资本这种双重的逻辑体现了其创造性和破坏性并存的内在矛盾,并对当代社会产生了积极和消极的双重影响。这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警示意义在于,必须全面把握资本逻辑的两面性,在充分利用好资本的“创造性”的同时,采取相应的防范应对策略,警惕其更为本质的破坏性。

关键词: 资本逻辑; 市场经济; 全球化;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中图分类号: F014.3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3370(2017)01-0156-06

资本问题在当代社会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随着全球化进程加快,特别是随着金融危机的爆发、蔓延和经济复苏乏力,以及生态环境恶化等问题的日益突出,人们又开始了对于资本的双重性逻辑的深刻反思。目前,中国正在着力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任务繁重而艰巨。资本作为供给侧的四大要素^①之一,无疑是推动初级阶段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力量。面对当前中国与世界的诸多现代性问题,人们不得不对资本逻辑进行反思^②。

马克思曾在《资本论》等经典著作中,通过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全面剖析,深刻揭示了资本具有创造物质文明和加剧社会矛盾的双重逻辑。随着世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20世纪40年代进入高度文明的工业社会,由于资本逻辑的统治,马克思提出的异化现象不但没有消失反而日益加剧,社会关系的物化和人的异化已成为当今世界的普遍现象。因此,当代西方学者对资本逻辑开展了技术理性批判、大众文化批判等多种形式的批判。法国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凯蒂(2014)在《21世纪资本论》从收入分配的视角揭示了资本和劳动的对立,认为资本回报率总是倾向于高于经济增长率,这导致了近几十年来的世界贫富差距正在严重恶化。俄罗斯著名经济学家、莫斯科大学经济学系教授A·B·布兹加林和Andrei L.科尔加诺夫在《全球化资本主义》一书中,从对人借以进行创造性活动的“生产工具”的垄断、对人的创造性活动的结果——文化价值的所有权、直接地操纵创造性个性本身的“生产”等方面,深刻揭示了当代“人对资本的全面屈从”。针对人类社会的这种生存困境,一些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主张,在保障人的自由的前提下,国家应适当干预经济、保障社会福利,变消极自由为积极自由,由此作为对资本逻辑的限制。

而对于中国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来说,人们对资本的态度经过了一个排斥到辩证接受的过程。在新中国建立到改革开放之前,人们将资本几乎等同于“资本主义”,认为社会主义不能有“资本”的存在。1978年改革开放之后,人们逐渐地认识到了资本除了“剥削”以外还有扩大生产的职能。尤其是1992年开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之后,人们更加认识和接受了资本作为一种重要的市场要素在社会主义的中国存在的现实可能性。正如余培源教授所言,当代世界仍处于资本时代,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需要利用资本发挥其积极功能^③。中国近30多年的经济发展成就也见证了资本作为重要的生产要素在中国的发展壮大和对经济的推动作用。尽管如此,资本逻辑在当代中国并没有消解。鲁品越教授指出,虽然资本以新形态消解着旧的以阶级对立为轴心的板块结构,但资本强势者使各种资本形态集中到自己手中,形成操纵资本市场、劳动力和公共资源等领域的资本力量^④。当代中国面临着生态恶化、劳动异化、道德缺失、全球化冲击与金融危机等众多问题。

收稿日期: 2016-05-10

基金项目: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资助“中国城乡发展协调研究”(13jjd790001)

作者简介: 白雪秋(1960—),女,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大学邓小平理论研究中心研究员,E-mail:songhaiyun@pku.edu.cn;宋海云(1984—),女,博士研究生,E-mail:songhaiyun@pku.edu.cn

①供给侧的四大要素为:劳动、土地、资本、创新。

对此,中国的学者纷纷从某一方面对资本逻辑进行思考或批判。一些学者从生态危机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对资本逻辑进行批判。陈学明(2012)认为资本按其本性是反生态的,主张要“在限制和发挥资本逻辑之间保持合理的张力,将资本在实现利润最大化的过程中对自然环境的伤害降到最低程度”^[4]。徐水华(2010)指出,资本的反生态性体现在资本的趋利本性与社会权力、资本的生产强制逻辑和资本的消费强制逻辑,中国应加强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5]。施从美和沈承诚(2013)认为,生态危机只不过是现代性的外显形态,资本逻辑才是生态危机生成的内在驱动力,提出利用生态资本化来消解生态危机^[6]。另一些学者关注了资本逻辑的劳动伦理和道德伦理问题。吴宏洛(2011)认为资本逻辑下的劳动异化十分突出,应加强企业道德建设,对资本逻辑加以伦理限制^[7]。陈培永(2013)指出,从“增长的盲目、人性的重塑、生态的伦理、社会的失序、权力的腐化这5个方面,可以判定资本逻辑是导致当代社会付出沉重道德代价的根源”,解决道德难题、走出道德困境最应该思考的方向是如何操控资本逻辑^[8]。陈忠(2009)认为,应从“社会发展总体逻辑”的高度认识资本与伦理的关系,对资本逻辑进行伦理约束^[9]。还有一些学者研究了全球化、金融危机与资本逻辑。丰子义(2009)认为,资本逻辑是全球化的深刻根源^[10]。王南湜(2009)指出,全球化的实质和可能的发展趋势取决于资本逻辑和生活逻辑两种力量的对比^[11]。至于金融危机,鲁品越(2009)指出,资本逻辑延伸至虚拟经济领域,“垄断金融资本在分割剩余价值同时不断转移和积累资本扩张风险,此乃金融危机深层根源”^[12]。也有一些学者从资本逻辑角度论述了资本主义的历史走向。张雷声(2015)通过分析资本逻辑3种形态之间的辩证关系,即作为表现形态的资本本性的逻辑展开、作为本质形态的资本主义私有制的逻辑发展和作为发展形态的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逻辑运动三者之间的辩证关系,指出资本逻辑的这3种形态的辩证合成,必然会使资本本身的性质遇到限制,并驱使人们利用资本本身来消灭资本^[13]。本文正是在上述学者研究的基础上,通过阐述资本逻辑的内在矛盾,系统思考资本逻辑的当代价值、分析其对当代社会的双重影响,进而提出对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相关警示。

一、资本逻辑的内在矛盾:创造性与破坏性并存

马克思以商品的二因素、进而劳动的二重性为基础,鞭辟入里地分析了资本的二重性,深刻揭示了资本的本性和运动规律。他认为,资本作为能够产生剩余价值的价值,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一种具有历史性、社会性和生产性的“工具”或“力量”。“资本不是物质的和生产出来的生产资料的总和……社会某一部分人所垄断的生产资料,同活劳动力相对立而独立化的这种劳动力的产品和活动条件,通过这种对立在资本上人格化了。”^{[14]92}与现代西方经济学将资本仅仅看作是生产要素不同,马克思看到,作为生产要素的使用价值只是资本的外在表现,其内在本质则是体现了生产关系的剩余价值,“资本不是物,而是一定的、社会的、属于一定历史社会形态的生产关系,后者体现在一个物上,并赋予这个物以独特的社会性质。”^{[14]922}资本是生产要素和生产关系这二者的统一,此为资本的二重性。

作为生产要素,资本能够创造出满足社会需要的使用价值,体现人与自然的关系、创造物质财富的劳动过程;作为生产关系,资本需要不断追求扩张和价值增值,体现社会属性的、不断创造更多剩余价值的抽象劳动过程。资本运动的这种两面性是“劳动过程”和“价值增值”过程的对立统一,“劳动过程”的目的在于“价值增值”,而“价值增值”则需要依附于“劳动过程”。资本“唯利是图”的本性决定了其“破坏性”,“资本害怕没有利润或利润太少,就象自然界害怕真空一样……为了100%的利润,它就敢践踏一切人间法律;有300%的利润,它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绞首的危险”^[15]“凡是人类所能提供的一切剩余劳动都属于它”是“资本的天生固有的规律”^{[14]447}。不惜手段对剩余劳动和价值增值的不断追求,是资本运动最本质的一面。由于资本内在的规定性及其运动规律,资本一方面具有创造物质财富和文明的逻辑,另一方面又具有不惜破坏文明而寻求价值增值和利润最大化的逻辑,更具有实质性。

由此也产生了资本逻辑的内在矛盾:一方面,资本作为物的生产要素,是现代文明的“创造者”,极大地提高了社会生产力的水平,有力地促进了现代化和全球化的生成与发展,提升了人类的现代文明;另一方面,资本作为物所承载的生产关系,又是现代文明的“破坏者”,其逐利性不仅造成经济失衡、劳动“异化”和人心灵的“扭曲”,导致人的道德缺失和精神荒芜,而且破坏了生态环境和社会和谐,甚至引发社会动荡。因此,需要全面地把握资本逻辑的内在矛盾,以便在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实践中更好地趋利避害。

人类创造历史的“物化劳动过程”遵循着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这种不断的历史累积即为马克思《资本论》中所说的社会发展的“自然史过程”。资本逻辑正是物化了生产关系的资本自身运动的矛盾规律^[16],是唯物史观的深刻体现。随着社会的进步与发展,资本在当代社会除了原始的形态,还衍生出知识资本、技术资本、人力资本、社会资本、虚拟资本等多种新形态。资本逻辑在当代也呈现出多种表现形态,在虚拟资本快速发展的情形下,资本逻辑更具有隐蔽性。德国社会学家韦伯认为资本逻辑是“理性主义整体发展的一部分”^[17],现代西方经济学认为利润最大化是“理性人”的最优决策目标,但无论当今哪种描述资本本性的理论都无法勾销资本的趋利特征^[18]。

二、资本逻辑对当代社会的双重影响:积极和消极的

“资本是一个活生生的矛盾”^{[19]406},包含着“资本的文明化趋势”,又“潜在地包含着以后才暴露出来的那些矛盾”^{[19]395},即潜藏着一种“野蛮化”趋势。资本逻辑内在地指向了资本的自我扬弃与内在超越,成为重新理解其当代价值的一个重要突破口^[20]。在当代社会,资本逻辑同样在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创造文明的同时,也因为资本趋利性的本质,必然潜藏着导致更多危机的消极影响。

(一) 资本逻辑对当代社会的积极影响

资本作为生产要素,有力地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提高和经济增长。“资本一出现,就标志着社会生产过程的一个新时代”^{[15]98},资本内生的生产性极大地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财富的积累,推动了经济增长。恩格斯曾高度评价了资本逻辑对创造资本主义先进生产力的贡献,指出“自从蒸汽和新的工具机把旧的工场手工业变成大工业以后,在资产阶级领导下造成的生产力,就以前所未闻的速度和前所未闻的规模发展起来了。”^[21]在当代社会,资本作为一种重要的生产要素和社会力量,能够通过更加完善和专业的分工与整合体系,将各要素结合起来发挥更大效能。资本与现代科技的结合,生产技术和生产效率不断提高。知识资本、技术资本、人力资本、虚拟资本等资本的新形态,推动着社会生产力的更大发展。资本对社会生产力提高的贡献并不局限于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对于其他利用资本发展市场经济的国家,如社会主义的中国,也都有助推社会生产力提高和促进经济增长的作用。

资本无限增殖的本性使得资本不断扩展盈利空间,推动资源在全球范围内流动和配置,加速了全球化发展。资本的逐利性必然要求不断打破一切地域限制、将商品生产和流通范围扩大到世界各地,从而加快了全球化发展的进程。正如马克思所言,资本“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22]。在现代信息技术的助推之下,世界性市场的形成更加促进了资源的全球流动和配置,更加密切了社会交往,形成了全球性的利益依赖,导致“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22]276}。世界各国在资本逻辑的作用下趋向于全球化发展和一体化发展。

资本的不断扩展,促进了文化的多元化。资本按照自己的“意志”不断实现扩张和国际化发展,推行普世价值。“在国外市场方面,资本通过国际竞争来强行传播自己的生产方式”^[23],这“既要克服民族界限和民族偏见,又要克服把自然神化的现象,克服流传下来的、在一定界限内闭关自守地满足于现有需要和重复旧生活方式的状况”^[24]。资本逻辑打破了一切狭隘的地域和民族界限,现代文明扩展为人类社会的整体性文明,从而使得每个现代社会中的人也因此不再是狭隘的、地域性的人,而是有着广泛交往范围、能够分享现代知识、技术、理念等现代文明的人。在资本逻辑的推动下,人成为具有“世界历史性的”人,这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人的全面发展和现代文明的提升。

(二) 资本逻辑对当代社会的消极影响

资本的“野蛮化”既表现为带来生产过剩、分配不公、交换失信、消费过度,导致经济失衡或危机,又表现为生态环境恶化、劳动异化,及政治腐败、文化商品化和庸俗化、贫富差距扩大等社会问题。

资本逻辑对经济领域的负面影响贯穿于社会生产总过程,容易引发经济失衡或危机。在生产领域,资本对利润或价值增值无限追求的本性往往导致过度生产和过度积累,资本家作为资本的人格化,“作为价值增殖的狂热追求者,他肆无忌惮地迫使人类去为生产而生产”^{[15]683}。生产的无限扩大和因分配不公造成的广大劳动人民有支付能力的需求的相对缩小,使得供需矛盾凸显,从而导致生产相对过剩的经济危机爆发。即“在商业危机期间,总是不仅有很大一部分制成的产品被毁灭掉,而且有很大一部分已经造成的生产力被毁

灭掉。在危机期间,发生一种在过去一切时代看来都好像是荒唐现象的社会瘟疫,即生产过剩的瘟疫。”^{[22]278}由于资本的趋利本性,在市场交换中也频频发生各种不平等、不诚信的丑行,严重时甚至导致信用体系崩溃和经济危机爆发。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就是由次级房屋信贷违约剧增、信用紧缩问题而引发的,并在全球化时代演变为波及广泛的金融危机,对全球经济造成了巨大影响。同时,资本为逐利而不断扩大的再生产,需要有夸张的消费与之相适应。于是,不遗余力地诱导消费者过多地消费便成为一种常态。从而造成了提前消费、过度消费、奢靡消费等各种消费问题,这又从需求侧影响了经济供求的平衡。特别是经济失衡或危机造成的失业率上升,还会引发人们对政府的不满,加剧社会不同阶层之间的矛盾,甚至引发社会动荡。

资本逻辑加剧了环境污染和破坏,影响了人类的可持续发展。资本对利润或价值增值的无限追求,导致企业等市场主体往往为了资源争夺、市场份额扩大和产品竞争力提升等利益,违背自然规律、盲目或过度开发利用自然资源,不顾对生态环境的污染和破坏。另外,资本主义发达国家为了自身利益,近年来将本国资源消耗型和环境污染型产业或企业不断向发展中国家转移,加大了对发展中国家的环境破坏。这些基于资本逻辑的短期的、个体理性行为,是与以可持续发展为长期目标的群体理性背道而驰的,导致了近年来日益突出的全球生态环境问题,例如,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排放上升带来的气候变化问题、煤炭石油等自然资源锐减、森林面积急剧减少、土地沙化和大量生物物种灭绝。资本逻辑加剧了环境污染和破坏、带来了生态危机,而生态危机又反过来制约着资本“创造力”的正常发挥,从而最终影响了现代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资本逻辑导致了劳动的异化和劳动的过度。资本逻辑的正常运行是以劳动力成为商品作为前提条件。在劳动力市场不断成熟发展的当代社会,资本逻辑导致的劳动异化同样存在。资本在当代社会同样雇佣劳动,使劳动者成为从属于资本的附属品,即劳动者的劳动是由资本支配、并为资本家所有。伴随现代技术和信息的日益快速发展,劳动者的劳动为资本家这种人格化的资本所创造的价值要远远高于个人劳动所得到的酬劳。同时,劳动者个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受到了资本力量的强大限制,表现在劳动者必须服从资本意志、听命于技术理性的安排,对于资本来说,“工人不过是人格化的劳动时间。一切个人之间的区别都化成‘全日工’和‘半日工’的区别了。”^{[15]281}不仅如此,资本扩张所要求的更加专业化的分工,还使劳动者的发展局限在极其狭小的范围内,工人每天在资本家的严格监督下以限定的强度痛苦地反复进行着对自身发展毫无意义的机械性劳动。虽然随着社会发展,企业在和谐劳资关系方面做出了一定的努力,但不容忽视的是,现代社会的过度劳动问题非常突出。不少企业出于自身利益的需要,往往要求劳动者无偿、无条件加班,甚至不惜“靠缩短工人的寿命,在一定期限内延长工人的生产时间。”^{[15]307}因为资本作为“死劳动”,“只有吮吸活劳动才有生命,吮吸的活劳动越多,它的生命就越旺盛。”^{[15]269}所以,对于资本来说,“至于个人受教育的时间,发展智力的时间,履行社会职能的时间,进行社交活动的时间,自由运用体力和智力的时间,以至于星期日的休息时间(即使是在信守安息日的国家里),——这全都是废话”^{[15]306}。长期超负荷的劳动不仅对劳动者的身体健康造成了极大的损害,而且也严重粉碎着劳动者生存的意义。诸如近几年在外资企业富士康发生的“N级跳”、年轻员工的“过劳死”等等就是这种“过度劳动的文明暴行”的例证。

资本逻辑还渗透到政治、文化、社会生活领域,带来政治腐败、文化商品化、贫富差距扩大、人际关系利益化等负面影响。资本逻辑对政治领域的渗透主要表现在资本与权力的结合导致的政治腐败。掌握大量资本的财团或组织往往基于自身资本扩张的利益需要,试图积极影响政府决策,要求政府制定有利于自身的税收、劳动力等政策,从而使政府应有的公共服务能力弱化、社会贫富差距加大;同时,权力在利益驱使下向资本积极转化,不少官员经不住金钱和物质诱惑,权钱交易,大肆敛财,贪赃枉法。资本逻辑导致文化的商品化和深层内涵的匮乏。在资本逻辑的推动下,一切文化都成为可以进行市场交换的商品,电影、电视剧等文化产品被大批量生产、传播和快餐式消费,人们的精神生活也随之感官化、娱乐化,媚俗、庸俗、低俗的“三俗”产品严重侵蚀着人们的心灵,文化的深层内涵正在被消解。资本逻辑导致社会不和谐的因素增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趋于利益化。家庭、邻里关系、干群关系、医患关系、甚至师生关系等都面临着拜金主义和利己主义的严峻考验。资本逻辑已无孔不入。

三、资本逻辑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警示

从世界范围来看,资本逻辑在当今社会,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仍然主导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在实行社会主义制度的中国,尽管社会总体发展的规律是社会主义规律而非资本逻辑,但在多种经济

成分并存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仍然存在十分强大的资本力量,资本逻辑仍然是中国局部社会经济现象的重要形成因素^{[10]3-9}。因此,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程中,必须全面把握资本逻辑的两面性,充分利用好资本的“创造性”并警惕其“破坏性”。只有这样,才能走好中国道路,才能最终实现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目标。

首先,要在坚持“两个毫不动摇”的同时,充分发挥国有经济的控制力和引领作用。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进程中,要按照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继续坚持“两个毫不动摇”的要求,既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发挥国有经济主导作用,不断增强国有经济活力、控制力、影响力;又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激发非公有制经济活力和创造力。各种所有制经济取长补短、相互促进、共同发展,充分利用资本的生产性和创造性,让创造社会财富的一切源泉充分涌流。伴随市场经济的深化发展,中国的私人资本等其他各类资本快速发展,对经济的影响将日益加大。在这种情形下,应注重增强国有经济的控制力和影响力,推动国有企业分类改革分类监管,提升国有经济的“全民性”形象和引领作用。商业类国有企业应有效增强国有经济活力、放大国有资本功能、实现国有资本的保值增值,并通过完善现代企业制度,成为充满活力的市场主体。公益类国有企业要坚持以保障民生、服务社会 and 提供公共产品服务为宗旨,不断提高公共服务质量和效率。无论哪类国企,都要加大信息公开力度,接受全社会监督,以真正实现全民所有、全民负责、全民获利。总之,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进程中,在资本逻辑的负面影响有日趋膨胀之势的情况下,只有通过增强国有经济的控制力和影响力,才能驾驭和引导其他各类资本不偏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才能真正发挥好资本对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积极作用。

第二,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加强生态环境保护,推动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绿色”作为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的“五大发展理念”^①之一,是“永续发展的必要条件和人民对美好生活追求的重要体现”^[25],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应遵循的基本理念。资本逻辑推动下的以效率和利润为中心的经济发展模式,已使中国面临着碳排放增加、雾霾天气增多、水资源危机、物种减少等严重的生态环境问题。因此,为了保护好可资利用的自然资源、实现可持续发展,为了建设美丽中国与和谐社会,应坚持“绿色”的发展理念,坚定不移地走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之路,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更加注重生态环境保护,平衡好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之间的关系,以实现金山银山与青山绿水的双赢。

第三,更加注重财富的公平分配,努力解决贫富差距过大的问题。公平分配和消除两极分化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中国在2020年所要达到的全面小康,是惠及全国十几亿人的小康,是分配公平、生活幸福、社会和谐的小康。如果只是经济总量和人均收入达到预期小康的数值,而实际的贫富差距太大,那绝不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小康社会的应有之义。有数据显示,目前中国财富不平等的程度已经不低,“而且在未来数十年里中国存在的平等问题会日趋凸显”^[26]。因此,中国在当前和未来一段时间都要更加注重财富的公平分配,加强制度建设,对收入和资产同时实行累进税制,用制度力量统筹配置全社会的利润或剩余价值,使资本为社会主义的整体利益服务。同时,应注重发展教育事业,加大培训投入,扩大知识和技能的传播力度及普及范围,努力提高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

第四,以法治国与以德治国并重,加强对资本逻辑的法律约束和道德约束。克服资本逻辑对人的思想及行为的负面影响,无疑要注重加强法律建设,强化硬约束。对于生产经营中出现各种质量不达标、污染环境、危害人民群众身体健康的行为,要依据法律进行处罚,努力培育一个“权为民谋荣耀、权为钱谋出局”的政治生态和“诚实守信受益、弄虚作假受罚”的良好市场环境,这样才能真正阻止资本“毁灭性”的一面,才能建设一个集社会主义公平性和市场经济效率性于一身的“好”的市场经济。同时,也要加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培育和践行社会核心价值观,防止“资本拜物教”的侵蚀和腐化,遏制“拜金主义”、“个人主义”等唯利是图、自私自利的不良作风,减少市场经济中的道德风险、提高市场经济的信用水平,形成向上向善、诚信互助的社会风尚。

第五,坚持“以人为本”,完善劳资关系,促进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和劳动力市场的不断成熟,资本逻辑引起的劳动异化和过度劳动等问题,同样在中国存在,值得高度重视。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进程中,政府应加强对企业执行《劳动法》情况的监督和管理,从制度层面推进劳资关系的完善,真正做到尊重劳动、“以人为本”。为此,需要加大对劳动者的培训和教育,不断提升劳动者的职业技能,促使其不断成长;不断加强薪酬管理,制定与劳动者的辛勤劳动相挂钩的、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称的

①五大发展理念,即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

工资等薪酬体系,使劳动价值论得以高水平实现;加强工会、员工代表大会等企业制度建设,以良好的制度保障劳动者的合法权益;推进企业实施职业生涯规划,不断拓展和畅通劳动者职业发展的渠道和路径,以有效推动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

参考文献:

- [1] 黄力之. 现代性的资本逻辑:一元模式与多样模式的重合[J]. 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8(2):30-37.
- [2] 余源培. 资本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J]. 上海财经大学学报, 2006(4):3-9.
- [3] 鲁品越. 资本逻辑与当代中国社会结构趋向——从阶级阶层结构到和谐社会建构[J]. 哲学研究, 2006(12):24-30.
- [4] 陈学明. 资本逻辑与生态危机[J]. 中国社会科学, 2012(11):4-23.
- [5] 徐水华. 论资本逻辑与资本的反生态性[J]. 科学技术哲学研究, 2010(6):43-47.
- [6] 施从美, 沈承诚. 现代性、资本逻辑与生态危机[J]. 社会科学战线, 2013(9):187-194.
- [7] 吴宏洛. 资本逻辑与劳动伦理[J]. 当代经济研究, 2011(2):14-18.
- [8] 陈培永. 资本逻辑与道德代价[J]. 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3(5):33-38.
- [9] 陈忠. 资本的逻辑本性及其发展伦理约束——社会发展理论的一个基本问题[J]. 哲学动态, 2009(4):22-27.
- [10] 丰子义. 全球化与资本的双重逻辑[J]. 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9(3):24-30.
- [11] 王南湜. 全球化时代生存逻辑与资本逻辑的博弈[J]. 哲学研究, 2009(5):20-24.
- [12] 鲁品越. 资本逻辑与金融风暴[J]. 马克思主义研究, 2009(10):71-82.
- [13] 张雷声. 论资本逻辑[J]. 新视野, 2015(2):14-20.
- [14] 马克思. 资本论:第3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4:922, 447.
- [15] 马克思. 资本论:第1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4:871, 198, 683, 281, 307, 269, 306.
- [16] 鲁品越, 王珊. 论资本逻辑的基本内涵[J]. 上海财经大学学报, 2013(5):3-9.
- [17] 马克思·韦伯.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M]. 苏国勋, 覃方明, 赵立玮, 等, 译.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0.
- [18] 李瑞娥. 资本观与资本逻辑视角下的可持续发展[J]. 财经科学, 2005(4):54-60.
- [19] 马克思, 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5:406, 395.
- [20] 郝戈. 资本逻辑的当代批判与反思——《资本论》哲学研究的关键课题[J]. 南京社会科学, 2013(6):52-56.
- [21] 马克思, 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5:618.
- [22] 马克思, 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5:276, 278.
- [23] 马克思, 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8:128.
- [24] 马克思, 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M]. 北京:人民出版社, 1979:393.
- [25]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EB/OL]. (2015-11-03)[2016-03-13]. http://news.xinhuanet.com/fortune/2015-11/03/c_1117027676.htm.
- [26] 托马斯·皮凯蒂. 21世纪资本论[M]. 巴曙松, 陈剑, 余江, 等, 译. 北京:中信出版社, 2014:VI.

Contemporary Influence and Warnings of Capital Logic

BAI Xueqiu, SONG Haiyun

(School of Marxism, 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1, China)

Abstract: As a factor of production carrying certain relations of production, capital has both the side of creating material wealth and civilization generated by depending on the material, and the side of destroying modern civilization arose from depending on its relations of production. The dual logic of capital reflects the inherent contradiction, in which its creativity coexist with destructive, and has a positive and negative impact on contemporary society. The cautionary significance to the construction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s that, we must fully grasp the dual nature of capital logic, take full advantage of the "creativity" of capital, and take appropriate preventive measures to guard against its more destructive nature.

Key words: capital logic; market economy; globalization; completing the building of a moderately prosperous society in all respects

[责任编辑:箫姚]